

老家的火炉头

□ 孔帆开

寒冷天气里,屋里一团火熊熊燃烧着,柴烟直冲屋顶,或被门缝与屋檐口吹进来的风拐走。当然,也有些烟钻进眼睛与鼻子里,让人眨巴眼睛翕动鼻腔。一炉大火,三两个老头与孩子,似乎在一堆,又没说什么事,各自暖暖烘烘地沉静着。这是我对冬天深刻的印象。

在我家茅舍,孤寡老人细毛婆走得歪歪扭扭,三寸金莲从石板泥缝中点过,一手扶住门框,小小的尖脚就迈进了门槛。通常,她会轻声拖着乐感的尾音呼“翠珠”,门内哎了一声,细毛婆就扶着高高的灶台来到火炉头,选择用实木树墩做的三四寸高的坐墩坐下,她这是客套,把椅子和高脚板凳留给他人。翠珠会搬把靠背的木椅给她,一般情况下,翠珠自己坐最矮的墩,如同直接坐在地上,要不,就干脆跪着说话做事。细毛婆烘火取暖,我娘翠珠一边做家务,一边陪细毛婆家长里短地唠。像娘那时所有山村妇女一样,丢着锄头拿针线,干完这个干那个,真应了那句话:“歇田不歇牛”。雨雪天去地里干不了活,就在火炉头缝补衣裳,剥猪草,切薯片,斩薯米,煮大锅猪食,剥裂开壳的山茶果,或拣米筛里大米、黄豆中夹着的沙粒。我呢,随时听叫唤,偶或烤只红薯,幸运时会捡到板栗来烤,烤着薯籽是常有的事。屋边一片大苦楮树茂密成林,白天在树下抬头可见天上星星,石头、草皮下的苦楮籽很多,不费吹灰之力就捡得满口袋。

父亲没出外做木工时,湾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喜欢来我家火炉头边。隔壁的大叔也偶尔放下农活,难得轻松地烤上一回火。大叔人很勤快,却因年轻时头上长了痂,家里又穷,就这样打了单身。他掏出烟袋,装上烟丝,我赶紧把火钳送到他手上,钳起红红的火种,点上烟,大叔便“吧嗒”地吸了起来。我觉得那是吸火而非吸烟,火炉头的火被他吃到了肚里,然后换一溜烟与火炉烟相会,升腾在瓦缝上,形成一道自然风景。大叔那享受的情形,不亚于娶了一房妻,找到了一个疼爱的女人。

有时,火炉头围满了,晚辈就抬起屁股让座,一边退让,一边声称有事,空出一个座位来。实在是人多了,大伙儿会把座位往屁股后移,老家人常念叨:“一退三个位。”一圈人同时抬屁股那位子,小小的火炉头果然就大了一圈,温暖从火炉头向大半个圆圈辐射,大家都伸了双手靠近火壁。那满是硬茧的粗糙的变形的乃至残损的手,就有了血色与温润。许多双手,在火炉上一个姿势,手表达着同一语言——互相取暖,与人方便,与己方便。

少年的我,脸被旺旺的火焰烤得双颊酡红,全身发热,不想挪动一步,烤着烤着,竟然就睡着了,醒时发现流了好多口水,枕着的是娘的膝盖。

一般是下午开始烤火,晚饭后烤火的人多。长辈在火炉头烤火聊天,一两个小时,渐渐都有了困意,就不再添柴,火焰慢慢矮小微弱下去,父母将燃着的火种用热的木炭灰盖住,不深不浅的。深了怕闭熄了火种,浅了怕火种燃尽。次日一早推开厨房门,用火钳扒开热炉灰,钳起火种,吹去蒙在上面的火灰,就成为一粒纯粹的火种,这一颗几颗星火,红红的,对人微笑呢。烧火者一手用火钳钳着火种,一手拿茅草秸秆等火把,将火放入火把中,用嘴对着吹,冒出火苗与一缕烟,然后把燃烧的火把放入早已架好的柴禾中心,拿来吹火筒用力吹,火苗便翻了身昂起头,扭着腰身起舞。农家新的一天烟火生活,也就拉开了序幕。

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紧张忙碌,折射着农人被季节牵曳,受生活所迫的处境,该有多么需要火啊!那年月贫寒,灯火就须臾离不开,

人们举着灯笼火把夜行,下地插秧,上山摘山茶,到很远的林场砍竹,到山岔里寻人寻牛,或是为祈福做一出道场,或是赶夜路搭船搭车去远方探亲访友找出路,都离不开灯火。火引领着人走出狭窄曲折的屋巷,走出羊肠小道,走出恐惧、穿越迷途、避开山水困境。火,把贫乏的日子串成四季,火延续了日子,有火才感觉有家,有兴旺的气氛。村人常挂在嘴里的话是:“香火不断”“灶里不断火,路上不断人。”

人赖火生,火通人性。在农耕岁月,我深深体会到人的恹气、忧伤、迷茫和贫困,都会直接影响火的情势。某家看上去锅冷灶冷的,或许是遇到什么变故,使主人茶饭不思,甚或痛不欲生。在遭遇生活变故的情形下,我看着长辈那木然无情的脸,喉头打结,心头发紧,巴望着火一直旺盛地燃烧,驱走痛苦中的人所面临的黑暗、寒冷、忧郁与愁烦。

回想过往,心绪难平,感恩萌生。想我这一生,火带来的温暖与启发,是惠及我人生全过程的。火就是我的父母先辈呀!

火化平庸为神奇。一只红薯在地头燃烧,散发的香味直入肺腑,引发翻江倒海的食欲。东巷里有两个残疾人所生的兄弟,受尽村中顽童与粗人的鄙视,在缺少温馨与爱的家里,唯一与他们为伴的,大概就是火了。

火是快乐的化身。在我无知的童年里,那些闭塞的日子,不知道外面世界,一度沉迷于灯火所带来的快乐。在光线昏暗的厨房间,常常能看到、听到灶火情不自禁地笑:滋滋滋!拖着红色的尾巴,从火膛中心向外喷,或由外围向内射。有时像放鞭炮时放射的焰火,瞬间消逝。

我深深认识到,火是会笑的。无论处于什么环境,火永远向上,永远保持热情,永远闪耀着光芒。万物有情有义,一般不假以言表,比如花朵爱人怜人,像淑女闺秀,笑不露齿;鸟虫天然发出啼鸣,那是与生俱来的本领;这木头木脑的柴禾,一旦燃烧起来,就能表达出来情感,真是太神奇了!我知道,火也与人一样喜欢年节,通常笑在冬季,笑在年关,笑在杀年猪与炸豆腐之时,笑在备足了年货等客人的雨雪天气里,笑在身闲、心闲、打瞌睡、唠家常的时候。那种不经意间自然流泻出来的笑,许是知道主人想亲人了,盼着有喜事了,火就趁势腾达奔放,情不自禁地心花怒放。这发自内心的笑,从喜悦中跳跃的火花,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笑颜,胜过千言万语与山珍海味,带给人以深度的慰藉。那些松杉、野栎、椿树、杂木等硬木柴,分外“咬火”,是干柴烈火,它们笑起来非常自信,止都止不住。竹子烧起来笑得响亮,完全是无拘无束,热情奔放,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娘常说,有火就有主。所谓“火主”,有火,就有主。这个词语不为城里人所接纳,但在乡下,谁都晓得,火暖人心、聚人心,火给人主心骨。大家围炉而语,唠农事,谈古论今,静静的,你说我讲,对错都不争,聚的是份乡亲情,守的是份邻里情。

每到年三十晚,无论穷人富人,家家户户把大柴架在火炉头上,旺旺地烧着,闲不住手的小孩拿了长长的铁火钳,捅那周身烧得通红的柴苑,一捅便捅落一串串明火炭,柴火就轻轻炸裂开来,发出“啪啪”的叫声,蹦出一束束火光,如流萤一样散开,似银河流星。干柴苑犹如兔,如猪,如犬,如羊,村人在燃烧的时候就想着来年,想到将会与之对应的是猪羊犬肥壮,丰衣足食,家运昌盛。此刻,一家人,一村子人,在火光的映照下,对未来充满了期盼与祝愿。

岁月不再,一转眼,我已年近黄昏,回首来处,发现火从冬天跳到春天,变成了一缕阳光,走进了我无比留恋的世间。

向着阳光振翅奋飞

——评广播剧《没有翅膀的飞翔》

□ 蔡家园

日前,三集广播剧《没有翅膀的飞翔》(湖北省文联、湖北省残联、恩施州委宣传部、巴东县委宣传部联合出品)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,受到听众的普遍好评。该剧讲述土家族残疾青年陈智勇身残志坚、自主创业,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故事,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新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。像类似的英模主题广播剧每年都会出现不少,往往容易陷入概念化和模式化,而《没有翅膀的飞翔》在主题开掘、故事讲述和人物塑造方面都有鲜明特色,在广播剧表现手法上也有新探索,为主题创作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。

《没有翅膀的飞翔》取材于真实的生活。原型人物陈智勇是湖北巴东人,先天残疾,没有双臂,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,勤劳致富,实现了人生价值。他获得过“全国劳动模范”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“中国好人”等荣誉,其传奇故事被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央视等媒体广泛报道,感动了无数人。如果广播剧只是对陈智勇的故事进行实录,相信也会有一定感染力,但是编导立意高远,匠心独运,立足时代发展和人文关怀,对原型故事进行艺术提炼和虚构,不仅使得该剧的主题立意更加深刻丰富,而且升华了人物形象。首先,它成为一首生命颂。因为命运的阴差阳错,陈智勇一出生就没有双手。为了生存,他必须学会生活自理。经过苦苦练习,他不仅能自己穿衣、洗漱、吃饭、上厕所,还能用脚握笔写字,甚至用脚趾夹穿针引线。陈智勇克服的每一个难关,都是对于命运不公的反抗,都是对于生命不屈的激扬。他的“狼劲”和“不服输”,再次印证了作为万物灵

长的人的潜能和力量,是对生命尊严的礼赞。其次,它是一首励志曲。对于像陈智勇这样的重度残疾人来说,能生存下来就不容易了,可是他不仅要活下来,还要追求幸福生活。他聪明、幽默、善良、达观,“即使翅膀断了,心也要飞”。他养山羊、种药材、搞销售,愈挫愈奋,永不言败,终于闯出了一条致富路。这部广播剧还像一首青春赞。编导精心设置了一个对比性的人物——四肢健全的同龄人杨立根。他从小歧视陈智勇,进城打工断了腿,回乡后一蹶不振,后来在陈智勇的帮助下重新“站立”起来。陈智勇带领他和回乡创业的女青年向荣荣一起投入乡村振兴事业,最终带领乡亲们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。在当前乡村青年人外流的背景下,青年“铁三角”在乡村探索创业的故事,无疑让人看到了青春激情和智慧点亮的梦想。这部广播剧更是一首爱之歌。阿妈和陈智勇之间深沉的母子情,向荣荣和陈智勇之间真挚的恋人情,还有彭支书、张县长的无私关爱,共同谱写了一首爱的交响曲,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扑面而来的温暖和直击人心的力量。

这部广播剧的成功,还得益于多种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。陈智勇因为经历特殊,其故事天然具有传奇性和悲情性。编导摒弃了“卖惨”的套路,巧妙地从主人公的人生困境出发,将生活中需要克服的种种难题编织成悬念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克难即是解疑,人物命运扣人心弦,克难即是升华,人物形象逐渐丰满。聚焦“奇”而不猎奇,设悬念而不深意,既增强了叙事的审美张力,也深化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。编导还善于运

用细节来表情达意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譬如有一次陈智勇受伤了,阿妈背着他回家。他问阿妈下辈子是否愿意遇见他,阿妈说:“下辈子,我一定要把你生全乎……”陈智勇说不想再遇见阿妈了,因为这辈子拖累她太多。当阿妈说不怕拖累他,他则说:“要不我俩调个个,我当阿妈,你当儿子。”听到这里,相信每个听众的心里都会变得柔软、湿润。人间至情至爱全包含在这寻常的话语中,编导巧妙地将其凸显了出来。再譬如,故事开头阿妈为了鼓励陈智勇,给他系上了核桃雕刻的原型挂件,希望他像土家人的祖先一样不畏艰难、勇敢向前。到了结尾处女儿出生,陈智勇又把这个挂件给了女儿,祝愿原君保佑她平安。这个小小的挂件不仅在结构上起到首尾呼应的作用,而且画龙点睛,揭示了民族文化精神在当代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,提升了该剧的文化内涵。广播剧是声音的艺术,需要通过声音来营造环境、塑造人物、表达感情。在《没有翅膀的飞翔》中,每个饰演者都是精心选择的,其音色、音调尽量贴合人物经历和性格,给人亲切感和真实感。自然中的鸟鸣、生活中的音响,还有土家民歌和富有巴东特色的背景音乐,共同营造了一个特殊的音响环境,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。这些音响元素经过精心组合,不仅勾勒出美好的山村意境,而且烘托了人物的精神境界。

总之,《没有翅膀的飞翔》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优秀广播剧。它告诉我们,残疾者未必就是弱者,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,沐浴着爱的生命会在奋

远方的兔子灯

□ 李晓红

新春佳节,万家灯火团圆之时,全家人从四面八方而来,相聚在父母的身边,这一刻,年迈的父母脸上的皱纹舒展着,洋溢着四世同堂的幸福感。

火炉里的树兜子烧得正旺,火炉上不曾停歇地煎或煮或油炸,母亲似乎要将家里积蓄大半年的美食都给我们尝尝,她才舒心。我们在温暖的火炉边,漫不经心地边看电视边谈天说地。最惹人喜爱的是三岁的侄孙女丁丁,穿着喜庆的大红棉袄,蹦蹦跳跳,棉袄上的兔子装饰似乎被丁丁的活泼感染,眨着眼睛,竖起耳朵。父亲忙上忙下地给丁丁找吃的,玩的,满眼都是爱。

“兔子灯……”丁丁突然对着电视喊了一声,大家一看,还真是兔子灯,冬夜里的兔子灯闪烁着红色的光芒,很是喜庆。“我想要兔子灯……”丁丁小声喊着。父亲有些耳背,但还是听见了丁丁的话,“你要兔子灯是吧,我来做……”父亲连忙去角屋(储藏间)找材料。

兔子灯对我来说,并不陌生。小时候盼望着过年,除了有新衣服穿、有好吃的,还得有玩的,祖父每年都会给我们做兔子灯。几根篾片,用糨糊和皮纸捆住篾片,做成兔子的身子,将大红或黄色的皱纹纸剪成毛须状,然后糊在兔子身上,装上用小树干锯成的四个小轮子,点上红红的兔眼睛,再在兔子肚膛内,安上一截年夜饭剩下的红蜡烛,系上一根牵拉的红绳,兔子灯就做好了。待华灯初上,我和妹妹拉着兔子灯在村子里转转,身后跟着一群小伙伴,我昂头挺胸,步伐里带着几分神气。

待我从记忆的时光中转过神来,父亲、哥哥、侄儿,三代文化工作者正全力合作做兔子灯。篾片、浆糊、小铁丝(代替皮纸)、皱纹纸等很快到位。父亲在一旁看着哥哥和侄儿做兔子灯,时不时地指点着,哥哥做兔子身子,侄儿剪皱纹纸,用废旧玩具的配件做兔子的电动眼睛和肚子上的电动灯。不得不说,作为90后的侄儿,从小就受三代文化人的长辈熏陶着、感染着,大学毕业顺利成为了一名乡镇文化站长,我组织开展基层群文活动,可以主持文艺节目、拍摄照片、剪辑视频、写群文报道等,在信息技术这一块,更能适应新时代的文化工作。很快,一个形象生动的小白兔灯便做好了,丁丁拍着手,蹦蹦跳跳,快乐地拉着兔子灯。嬉笑嚷叫之声弥漫开来,在新年夜和家中,久久不散。

兔子灯的蜡烛换成了电动的小彩灯,一闪一烁的,像漫天的星星。儿时拉兔子灯的小孩,如今已青春不再,我不由深情地怀念起那遥远年代的兔子灯,怀念做兔子灯的祖父。

祖父出生于1917年,生前屡次提到他的身世,说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。曾祖父老来得子,祖父长得周正又天资聪颖,人见人爱。曾祖父抛开一切家事,悉心培养祖父,祖父五岁时曾祖父便请了先生专门教他读书,还特意请了一个和祖父年龄相仿的孩子伴读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祖父不仅饱读诗书,书法、美术都有相当的功底。

祖父的艺术细胞似乎是与生俱来的,扎彩、做油漆、手工制作烟花、泥雕等知识和技能,都是无师自通,一看就会。时至今日,几位年长的文友提到我祖父,都赞叹不已,说祖父的确是奇才:特殊年代,满大街的宣传标语,那可不是毛笔能写出来的。祖父从乡下买来棕毛,自制成毛刷,或用废旧的扫帚,粘上石灰水或是大红的广告颜料,俨然是个猎人,眯着左眼,瞄准墙上的猎物一样,时不时还用沾满石灰水的手把眼镜往上推一推,手起手落之间,墙上留下了标准的宣传标语。祖父走到哪里做宣传,身边总会围着一圈看热闹的人。他们对祖父印象最深的是国庆十周年(1959年)之际,罗田县举办大型庆祝活动,当时燃放的花灯是我祖父牵头手工制作的。随着花灯的开关拉响,火药引爆,彩纸扎制的西游记人物在五彩缤纷的烟花中各显神通,栩栩如生。

“太神奇了,此后再也未见哥哥手工制作的烟花,可惜这好的技艺失传了……”可见祖父任我县第一任文化站长也是水到渠成的事。《罗田文化志》记载:1950年冬,长塘坳区文化站建立,为全县第一个文化站。工作人员3人,李芹虎为负责人,李芹虎便是我的祖父。1953年,长塘坳乡撤乡并镇,祖父到县文化馆工作,直到1979年62岁才退休。

童年的记忆是人生中深刻的,时光的隧道处处都有祖父留下的痕迹。祖父对晚辈既是慈祥的长辈,也是严师。父亲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,书法、美术都有基本功底。为了养家糊口,父亲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同时,自学了做油漆、姑娘嫁妆上的花鸟虫鱼被父亲画得活灵活现,特别是迎亲队伍最前面的面盆上那朵大红绸布花是父亲的绝活,温暖了新娘婚后的岁月。就这样,父亲一边挣工分一边做油漆,收入还不错,养活了我们兄妹五人。父亲在他38岁时进入人生转折点:从农民到工人,从农村到县城。刚参加工作的父亲并不适应城里的生活,工作压力大。他虽然有一定的书画基础,但要胜任文化阵地宣传工作还是远远不够。于是,在祖父的悉心指导下,父亲挑灯夜战,勤学苦练,业务水平不断提高,工作能力再提升,阵地宣传工作有声有色,每年都被评为单位先进个人,被誉

为“文化老黄牛”,四次被评为全县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,两次被评为黄冈地区先进文化工作者,1986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地区文化系统表彰会,完成了从农村到县城,从农民到优秀文化工作者的华丽转身,一度被传为佳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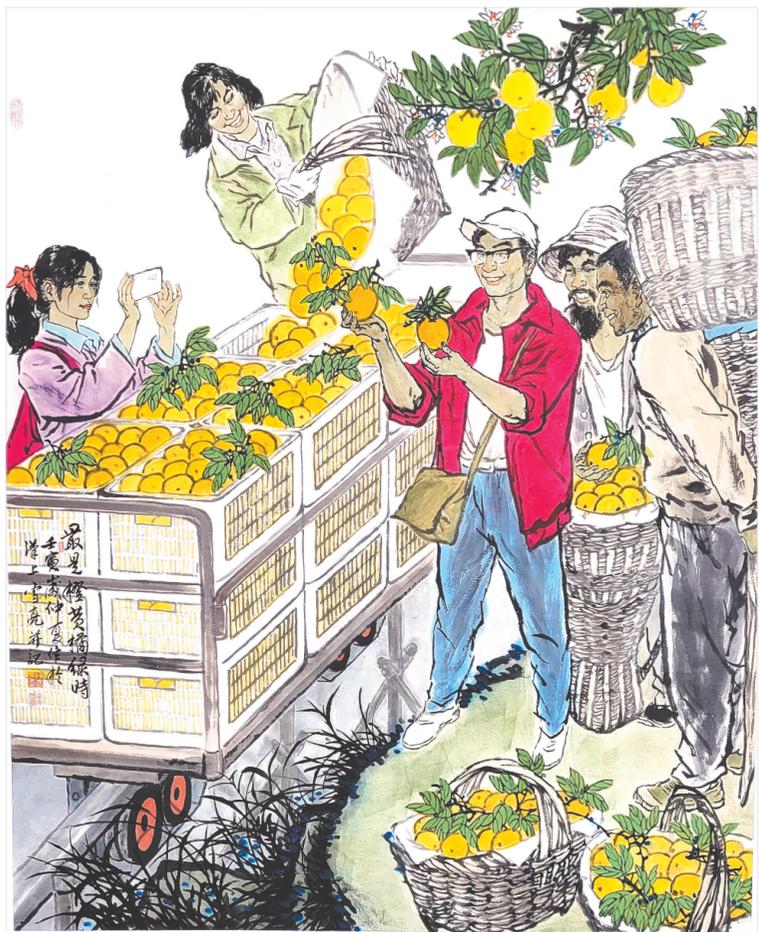
孙辈之中,我和哥哥大约是被祖父比较看好,不论是读书还是做事,祖父对我们俩更关心、更严厉。哥哥高考落榜后,在祖父和父亲的熏陶下,专心学习书法、美术、摄影等技能。为了培养哥哥摄影的爱好,在祖父的支持下,家里卖掉母亲养的猪,买了日本进口的照相机,那一年,我家破例没有年猪过年。

哥哥待业的日子,我正在上初中。那年春节前夕,适逢全县筹备春节文化活动,当了解到民俗道具的需求量很大时,祖父在家教哥哥和我制作民俗道具——狮子头、大头、采莲船、蚌壳精等。做狮子头和大头的工序可复杂了。首先到山上挖上好的黄泥,拿回家晒干,挑出石头、木屑等杂质,然后根据需要加水调制泥巴,反复磨合后的泥巴细腻且黏性很强。这时候,哥哥在祖父的指导下,在一块平整的木板上放两块青砖,然后在上面糊泥巴,用自制的泥塑工具进行雕塑。当然,一件完美的泥塑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,由不得性子,得精雕细琢。聪明的哥哥一看就会,一个冬天就学会了制作“大头”“狮子头”。记得八十年代,一个“大头”售价三五十元不等,一个“狮子头”可卖一百至两百元,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那年寒假,在祖父的指导下,我们完成了十个“大头”,后来祖父兑现承诺,奖励我一块全自动手表,我可高兴了一阵子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1991年,哥哥通过全省文化站招考成为乡镇文化站长,成为基层文化工作者。尽管哥哥后来经历了体制改革,编制被取消,工资没有保障,但他始终在坚守那份初心,逐渐掌握了基层文化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文化素养和技艺。泥塑、扎彩、书法、美术、摄影、剪辑视频等无所不能。30余年来,哥哥每天骑着摩托车穿梭在凤山镇各个村落之间,为基层群众送去精神食粮。

遗憾的是,我没有像父亲和哥哥那样继承祖父的手艺,好在我铭记祖父的教导,不论身在何处,都诚心做人、踏实做事。从“孩子王”到文学编辑,始终一步一个脚印,在不断学习充实自己,在一张张白纸上描绘自己的人生。为了记忆中的兔子灯,我的脚步不曾停息。

夜风阵阵吹过,抬头仰望星空,繁星点点,我似乎看见了祖父,慈祥的笑脸,像个圣诞老人,陪伴他的是一个可爱至极的兔子灯。



最是橙黄橘绿时(纸本水墨) 陈雪亮 作